

2023年9月14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石会娟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

老城旧事

## 家住“浮阳”

■郎文生

家住浮阳大道边上,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条大道。虽习以为常,但也常有疑问:这条大道为什么叫浮阳大道呢?它与沧州有什么渊源呢?

于是,便通过网络、书籍搜寻有关浮阳的来龙去脉。

“浮阳”,过去是古沧州的一个地名,位置在今沧州市区东南18公里外的沧州古城;“浮阳”,现在是沧州市区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,全名浮阳大道,贯穿中心城区。

## 为什么叫“浮阳”呢

有关“浮阳”的起始终结,历来有不同的说法。我看到记载较为详细的,当属王敏之的《狮城探秘》一书。在此书中,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对比、考证,作者得出一个结论:“浮阳,高帝五年置。”因而可以依此认定:浮阳,始建于西汉高帝五年(公元前202年),是一座县治古城。

“浮阳”始建时间弄明白了,第二个疑问又来了:为什么叫“浮阳”呢?

《水经注》一书中提到了“浮阳”地名的来历:是因为在城南有一条河名“浮水”,此地故名“浮阳”。古时山南水北为阳,山北水南为阴。城在水北,得名

浮阳。

由此可见,“浮阳”是因“浮水”而得名。

浮水又名浮阳水、浮阳河、浮河。浮水最先见于《史记》:“赵之南界,有浮水焉。”说明战国时期,沧县东南就有浮水。

此后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《畿辅通志》等史书都有关于浮水的记载。宋、元、明三代,浮河的走向基本未改。到清代,浮河不复存在。

## 浮阳消失在历史长河中

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记载:

一是《隋书》在卷三十《地理志》“渤海郡”条内有“清池旧曰浮阳,开皇十八年改”的记载。

浮阳县名的消失,是在隋代的开皇十八年(公元598年),因浮水(河)泛滥,冲破件清村(位于浮阳城东南约8公里),因以为池,才将浮阳县改名为清池的。

二是在民国《沧县志·沿革》后所附的《附咸丰志稿:方舆沿革考及古州郡县治考实》一节中,有关于浮阳改名清池的不同记载:《寰宇记》引《舆地志》云浮阳城南有大淀(今名大浪淀)。

魏延兴二年,水溢冲破件清村,因以为池。清池以此得名。

也就是说《舆地志》里记载的“浮阳”改名清池,是在北魏延兴二年(公元472年),与前说“开皇十八年”,相差一百二十六年。

那么,究竟哪个说法正确呢?

根据“弃用的县名不会在此后的史书中继续出现”这一原则,经查又发现,在延兴二年之后,又有“浮阳”县名出现在《魏书·地形志》《周书·独孤信传》《隋故平西将军浮阳郡守王府君墓志》等史书中。

而在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:开皇十八年,浮阳改名清池之后,浮阳地名即未在史书中出现。由此可证:《隋书》记载是正确的。

## 浮阳之名从此留了下来

众所周知,今天沧州市浮阳大道的前身是沧州市的西环路,改名浮阳大道是在2005年前后。

当时,市区十几条主要街路向社会公开征名,我们的城市街道便有了更具历史文化特色的浮阳大道、长芦大道、永济路、海河路等名称。

沧州老俗话

## 疲沓(疲条)

疲沓,沧州话里也读作“疲咂”或“疲条”,指对某种事物或训诫,因为反复被动接受,而失去了新鲜感。也指瓜果、蔬菜、草木等失去了一定水分,变得不那么鲜艳。比如,“家长、老师天天念叨少看手机,少看手机,这孩子都听疲条了,嘛用不管了”。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孙克升:疲条,指瓜果等不水灵了,或对待事情不认真,说多了说长了,最后不管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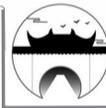
知微庐主:有时也叫疲咂。听多了,听累了,听烦了,没意思了,不管用了。

沧海粟:也说疲混,“你翻来覆去地说,孩子都听疲混了”。疲倦了,麻木了。你这老生常谈,都听落套了,疲混不灵了。

王吉仓:疲沓,也作“疲塌”,松懈拖拉,工作疲沓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:“[疲塌]松懈拖拉;工作疲沓。作风疲沓塌塌,也作疲沓。”

曲炳国:疲沓,反复做,以至于不讲求实效,或者松懈了,不再有具体行动。说了白说,讲了白讲。

秦云峰:疲沓,松懈,没有紧张劲,拖拖拉拉。



运河故事

## 减河的故事

■寇金星

近日,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到捷地减河、兴济减河、马厂减河、四女寺减河进行了考察,对与减河有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探讨和研究。

唐开元年间,南运河东岸开凿了阳通河、靳河、浮河、无棣河等减水河道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(卷十三)记载,阳通河从清池东南流过,上接永济渠,下入毛氏河(即屯氏河)通海,用来疏导永济渠的水患。《新唐书·杜中立传》中也记载,引御水(即南运河)到毛氏河,向东注入大海,沧州从此便少有水灾。这说明,自唐代开始,即在运河东岸开凿减水河道,在当时,对防治洪泛发挥了一定作用。

明永乐年间,重开会通河以后,京杭运河屡受黄河侵扰,影响漕运。为了稳定运河水势,从明永乐十年至清光绪六年,先后在南运河东岸开挖了四女寺减河、哨马营减河、捷地减河、兴济减河、马厂减河等减水河道。同时,也采取了一些引水济运或限制沿岸用水的措施。数百年来,减水河道几经淤废重开,数量地点及名称无法准确统计。《沧县志》称:“捷地镇减水河,一名南减河,明弘治三年开十二小河之一也,出于卫河东,建桥设闸以时启用。”说明当时开凿的减河数量有十二条之多。

民国时期,南运河存减河5条,但大部分淤废。《直隶河防辑要》中记载,南运河有五条减河,它们是恩县的四女寺减河,德州的哨马营减河,沧县的捷地减河,青县的兴济减河,静海的靳官屯减河。因海运日益繁盛,内河停运,河道常年没有清理,日形淤浅。于是四女寺改建滚水官坝,但泄水不多;哨马营减河、兴济减河两河,因为久经淤垫之故,几乎不能过水;捷地以下宣泄不畅;惟靳官屯减河,是光绪六年新开的,又以灌溉小站营田,尚能分减南运下游之盛涨。

经过数次治理,沧州区域内现存减河共3条,即四女寺减河(现漳卫新河)、捷地减河、马厂减河(靳官屯减河)。



老地图

## 1856年的河间府

■赵华英

笔者在网上检索资料,找到一张1856年法国人绘制的清朝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地图,其中清楚标明了当时的河间府及各属县的位置等信息,对研究清末河间府的地理变迁,有一定的资料价值。

1856年为清咸丰六年,经历康乾盛世之后的清王朝,正值内外交困:这一年的六月,太平军首次攻破“江南大营”;十月,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;同治帝,清朝的第十位皇帝,在这一年的四月出生。此时的河间县,据方志资料记载,人口十八万多人。清咸丰四年,失利后的太平军北伐残部退至河间县束城镇,被清军围困一月后突围至连镇等地,最终以覆没告终;咸丰七年至十年,河间县两次发生百姓抗官事件,终被官府镇压。

当时的河间府与保定府、天津府相邻。明朝时期,河间府辖沧州、南皮、盐山、庆云、景州、吴桥、东光、献县、肃宁、任邱、交河、青县、兴济等州县。到了雍正九年建天津府,沧州、庆云、盐山、南皮、青县划入天津府,兴济县撤销并入青县,其余各县仍属河间府。

这张地图的河间府辖域与上述记载相符。

这张地图中流经河间府的河流名称值得研究。今滹沱河为海河上流支流,发源于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,在献县与滏阳河交汇成子牙河。但在这张地图中,上游标为滹沱河,下游至河间后则标为“沙河”,今河间市子牙河畔有沙河桥镇。然而,这里所称的沙河与河北省沙河市境内的“沙河”却毫无关系,



1856年老地图(局部)

今日也很少称为“沙河”,而称为“子牙河”。

在《清一统志·河间府》中称滹沱河“自赵州之宁晋县与滏阳河(汇)合,经冀州、武邑、武强流入(河间)府境,由献县西南之完固口分为二,一由县北之臧家桥入河间县,又曰沙河,以城东南四十里有沙河桥也,下流过龙桥入顺天府大城县境,经东西子牙村为子牙河”。按照该志书中的观点,滹沱河入河间县境内又被称为“沙河”,所以才会有“沙河桥”,流入大城县后,因有子牙村,才称为子牙河。

地图上的“沙河”与志书记载相印证,如今,“沙河”之称已无,但“沙河桥”

作为一个地名却沿用至现在。《清一统志》还记载,滹沱河的另一分支由献县西南的完固口分流到献县以南的臧家桥,又向东经沧州杜林镇,至青县鲍家咀流入南运河,“此滹沱故道也”。后来,因为滹沱河经常决口、淤塞,影响运河漕粮运输,至雍正四年,堵塞完固口,使滹沱河专循臧家桥向东流向河间。

这张老地图中的滹沱河,与志书记载相符,与南运河原本是有河道连接的,从中可知河流改道之巨大变迁。在这张老地图上,尚没有“北京”之名,而是标注“顺天”。地图从北到南,从顺天府出发,一路上的城池、地名,见证了沧桑巨变。